

传统的复兴与文化的开创

从四大文明古国开始，人类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化。在岁月的流逝中，不同的信仰、文化和传统塑造出了不同的民族与历史。这其中有令人向往的辉煌盛世，也有令人叹息的文明末路；有文明的碰撞与同化，也有文明的演化与变迁。

在中国，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仓颉造字定下了中华民族神传文化的基调。五千年的文明演绎，儒、释、道三家又共同塑造出兼容并蓄、敬天重德的中华文化。

在西方，持剑的正义女神、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为西方文化奠定了注重法制、张扬人性的基调。在罗马帝国的迫害中兴起的基督教更新了西方文化的信仰内核后演化至今。这些过往的痕迹铭刻在奥林匹斯山的石碑上，低吟在中国的长城之下，回响在古罗马的斗兽场里，伫立在赤壁的江边。

在人类社会的传统信仰中，人性中的善与恶都是被承认的，据此形成固定的社会契约以遏制人性中的恶并发扬善，经过文化的通俗化解释后就塑造出了民族。再经过历史的演绎，社会制度、物质文明、疆域都被确立下来，就形成了国家。沉淀在每个民族血脉中的文化，表现在器物层面上成为不同的传统习俗、不同的社会结构。凝摄了文化内蕴的语言，决定了每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学术特点。多彩的艺术手法折射出不同文化的特点，而艺术的主题则浸透着作者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文化决定了不同的传统习俗，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也就决定了不同的民族。而文化的核心，则在于信仰——自由心灵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作用是对信仰进行通俗化解释。例如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岳武穆精忠报国，关云长义薄云天的故事就为后人留下了“忠”和“义”的鲜活形象。熟知这些故事的人，即使是不识字的贫民百姓，也能够为为人处事中体现出这些价值倾向。

在西方，信仰在艺术中展现的尤为明显：《最后的晚餐》中各异的神色与各自的故事，《庄严弥撒》中“生于心，而又念于心”的境界都会震撼、感染人，使人内心升起对天国的向往。这种感动不来自艺术家的技巧与手法，还来自艺术家们的人生历练与感悟，更来自他们的价值取向：对至善的信仰与追求。

传统信仰奠定了文化的根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东西方文化在经历了各自的辉煌之后，都逐渐的走上了偏离传统的方向。在中国，与皇权交织在一起的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天行健”的原儒君子之风。

在西方，教会对权力的追逐同样带来了僵化与偏离，文艺复兴不仅带动了各个领域的复兴，对教会的叛逆还导致了传统信仰的背弃。归纳逻辑替代了演绎逻辑，实验代替了观察，一个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体系——实证科学出现了。

实证科学强烈的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它张扬了人类的力量，减轻了人类面对自然的无力感；但同时也放大了人类的欲望，人们的着眼点越来越局限于物质世界之内；传统信仰因为无法得到实证科学的证实而被消解，上教堂、拜佛更多的成了一种习俗。人们不再相信传统信仰的规范与约束，无止境的欲望引出了各种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

科技的发达使艺术的主题与表现的手法都发生了变化。摄影术的出现导致了学院派的衰微以及抽象派、印象派的壮大。艺术的目的从唤起共鸣转向了强调作者个人的观感，传统的艺术技法也被逐渐疏离。对至善的信仰在近代艺术中却难觅其踪，对美的变异表现透出的是信仰缺失的空虚与迷茫。

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方向偏离传统信仰愈来愈远，甚至出现了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想学说。在以这种思想构建起来的社会中，民众失去了普世的善恶观念，可以在心安理得的状态下执行对另一个种族的灭绝；政府会以国家力量控制全民的每一个生活细节、思维模式、信息来源，这些特点不同于从前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思想主义，它被称为极权主义社会。著名的两个例子就是法西斯与共产主义。

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极权者用暴力控制了国家机构，并强行破除了传统文化，同时否定了人性中的固有的善与恶与传统信仰，代之以可被随意解释的道德标准与唯一的极权信仰。所有的媒体，也就是民众的信息来源都被垄断；而且从出生就浸泡在极权文化的人，思维方式也被改造为符合极权要求的



模式。个人失去了最根本的自由——自由心灵选择的权利，每个人只能主动或被动的同化于极权者的意识形态。艺术不再涵括作者对人生的感悟，更不表现作者对善与美的追求；承载的却是极权者们的意志。

这时艺术已成为控制思想、驱逐传统的洗脑工具。例如德国法西斯的《意志的胜利》强调的就是集体意志与种族主义；而在xx党治下的中国，十大样板戏、《收租院》则充斥着煽动仇恨与排斥传统的思想。

如果说人类的现代化、科技化导向的是愈来愈失去身为万物灵长的灵性。那么极权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则是否定自由心灵的物质化思想，崇尚暴力、谎言的邪恶思想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切实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痛苦意味着危险，但是痛苦本身并不是危险，感受不到痛苦才是最危险的，因为这表示人对自身的处境已经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失去了判别好坏、善恶标准的现代人类尤其是中国人就处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为人类复兴传统、找回自我、回升道德提供了一扇大门。尽管身处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听过神韵的艺术演出，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神韵只是一台歌舞晚会，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舞台上的神韵已经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看过演出的观众用“第一流的舞台艺术”、“世界第一秀”、“真正的美”来形容自己的观感。神韵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当然离不开精彩的歌舞设计、全新的天幕技术、现场乐团、中西音乐的完美结合这些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她表达出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信仰的力量。所以，神韵才能超越语言、超越民族、超越国界，震撼每一个人的心灵。

提到神韵，就不得不提到神韵的艺术家们共同的信仰——法轮大法。同神韵一样，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大法，在中国却仍然遭受着迫害。

很多在大陆生活的中国人至今对法轮功这三个字避犹不及，但只有不多的人思考过自己头脑中对法轮功的看法来自何处？法轮功究竟是什么？为什么xx党要对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如此大动干戈？为什么这些人经受如此严酷的迫害还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法轮大法从1992年传出，是以“真、善、忍”为核心的修炼方法。在传播初期，因祛病健身的效果显著而受到人们的肯定，并受到中国体委总局的褒奖。

法轮功能在中国以至世界迅速传播更多的是因为修炼者以“真善忍”三个字要求自己，遇到问题时首先找自己的思维方式，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处世准则。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的修炼人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处事的标准不会随着世俗而改变，这为信仰真空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浊世清流。有力的稳定了社会，提高了人们的身体素质。

法轮大法在中国未受迫害之前，已经赢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赞誉；传播到海外之后，同样迅速的赢得了世界各国人们的肯定。

修炼者人数的快速增加，引起了当时中共总书记江xx的嫉恨。尽管听起来很可笑，

但的确这样一场严酷的迫害就起因于一个人的嫉恨。另一方面，中共的意识形态是破除传统、战天斗地、管人而且管人的思想，难以允许一个复兴传统的信仰存在，即使这个信仰对中共治下的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江xx和中共互相利用，于1999年7月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这场迫害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人们头脑中认为法轮功会自焚，“围攻”中南海，禁止吃药等观念，都是在那个铺天盖地污蔑法轮功的时代留下的。

但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远不止于此。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方针下，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失去了工作，无法参军、升学；被抓进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被打死打残、精神失常，甚至被活摘器官出卖牟利。

在这场已经持续了11年的迫害中，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打死，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失去了自己正常的生活，而这仅是严酷迫害的冰山一角，只是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

但是，迫害法轮功波及的绝不只是法轮功学员，这场迫害影响了中国的每一个人，也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环节。从最浅的层面看，中共为了维持这场镇压，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中国经济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也使中国经济走向了掠夺环境、吃子孙饭、不可持续的境地，而迫害善良百姓的做法更令人民心寒。

而且，本应行使正常职能的国家各部门，被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以及专职迫害的党务机构扭曲得无法正常运作，例如法官不能按法律判决，必须判法轮功的案子有罪；律师不准接法轮功的案子，否则吊销执照；以迫害法轮功的成效作为衡量各地的官员的政绩。

个人的良知在迫害中被掩盖，党的命令凌驾了一切。可想而知，这样的国家机构运作起来能有多少效率与公平可言。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场迫害针对信仰而来，否定的是人类自由心灵选择的权利。因为不同的信仰衍生出了不同的文化，文化又演塑造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结构。

而法轮功中真善忍的标准，代表了对兼容并蓄、敬天重德，博爱理性价值观的向往，相比较于极权社会中崇尚仇恨、暴力、谎言、物质利益的党文化，法轮功的传出与普及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共迫害法轮功，诋毁信仰，否定传统文化就是阻碍人类走上找寻自我、返本归真之路。而只有魔才会阻碍人民的信仰。

令人赞叹的是，在这场迫害中一直遭受打击的法轮功学员并没有任何暴力或者过激的回应。在全面迫害还没开始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就以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向国家、向政府陈述自己受到的不公对待，要求的只是自己的合法权利。

而全面迫害发动以后，虽然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失去了工作、学业，甚至被非法劳教、判刑，但是他们只是向人们讲清真相，说明自己受到的迫害，澄清法轮功受

到的污蔑之词；他们仍然和平、理性，要求的仍然只是自己的合法权利。

时至今日，即便中共做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毫无人性的罪恶，法轮功学员仍旧没有任何过激的行动，还是始终如一的讲清真相，他们别无他求，只希望大难来时人们能得救。

提到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就要提到他们推动的“三退”活动。为什么要促动人们“三退”？从浅层次讲，当代中国的各种民生、社会、环境、道德问题归根到底是中共造成的制度问题，只要中共不解体，中国的问题便无法解决。

另外，中共的统治使中国人都变成了只会逆来顺受的顺民，或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暴民，而人们平和、理性的表明自己拒绝邪恶，就是在走向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

从深层次看，中共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反对传统、否定普世价值，沦丧道德，消灭信仰，这就否定了人类自由心灵选择的权利，也就是人类获得真正自由的可能。说直接一些，中共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善恶有报是天理，一旦天灭中共的时刻到来，任何留在其内部的人都会为其陪葬。

简而言之，法轮功学员不畏迫害，省吃俭用的讲清真相，劝人三退，正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带领中国人走向真正的公民；也是维护中国人真正自由的壮举，更是带给人选择美好未来的机会。但法轮功学员带给中国人一直世界的美好并不止于此。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法轮功学员还解除了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大的祸患。因为共产主义威胁的并不只是中国人，它时刻都准备把红旗插满全世界，把思想控制加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而法轮功学员忍辱不拔的行为，使中国人与世界上的人们认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也使中共在祸乱中国六十年间积攒的邪恶能量消耗殆尽。共产主义的最后消亡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从文明演绎的角度看，法轮大法复兴了人类的传统价值观。无论是享誉世界舞台的神韵晚会，还是多姿多彩的新唐人九大赛事，灌注在这些艺术创作中的对至善的信仰，都能让人感受到传统的美好。

而无论是法轮功学员为人处事中先他后我的品格，或是在讲清真相中体现出的大善大忍的胸怀，还是他们面对邪恶迫害体现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都能让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震撼于其中的人们，自然会反思，会开始自我的寻根之旅，人类的传统就在其中得到了复兴。

就如同历史上基督徒忍受数百年迫害后终于拨云见日，法轮大法传世十八载以来也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风雨中的经历已经充分证明：法轮大法能为个人治愈疾病、启迪智慧、归正思想；能为社会复兴传统、维护人道、开创文化，是世人都应该尊敬并感谢的博大精深的信仰。法轮大法必然会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开创一个全新的盛世。◎（陆文）